DOI：10.12233/j.gdyl.2023.01.003

清代图像中的岭南插花情境特征研究*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Situation in the Images of the Qing Dynasty

林锦慧　袁晓文　梁泳茵
LIN Jin-hui，YUAN Xiao-wen，LIANG Yong-yin

摘要：岭南插花源于岭南人爱花惜花的花事生活传统，深植于岭南日常生活情境之中。用情境概念，以王绍增先生境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对清代岭南地区外销画与文人绘画等图像中的岭南插花情境特征展开研究。清代图像中的岭南插花常出现于居室生活、寺院供设、娱乐场所、市井生活、园林雅集5类生活情境。清代岭南插花具有世俗化、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出兼采中西、注重形式、调动感官、讲究时令、讲求高雅等特征。岭南插花情境是由空间、时间、感觉、感情、文化5个维度相互交融、有机结合而构建的。

关键词：岭南插花；清代；图像；情境；特征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3）01-0012-05
收稿日期：2022-12-06
修回日期：2023-02-05

Abstract：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originates from Lingnan people's floral life tradition of loving flowers and cherishing flowers. It is deeply rooted in Lingnan people's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ang Shaozeng's environment scie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in the images of Lingnan export paintings and literati painting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in the images often appeared in five kinds of life situations: living room, temple, entertainment, market life and garden. The 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cularization, compat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mobilizing the senses, emphasizing the form, season and elegance and so on. And 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situation is construc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dimensions: space, time, feeling, emotion and culture.

Key words：Lingnan flower arrangement; The Qing Dynasty; Images;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

岭南插花是岭南花事生活传统的重要体现，在岭南地区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清代岭南地区花卉种植商品化和市民生活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岭南插花艺术的发展。在清代岭南外销画、文人绘画和清末摄影作品所描绘的富商家居和市井生活图景中，插花随处可见：居室摆瓶花，寺院祭祀供鲜花，每逢佳节，仪仗抬花篮，游人乘花艇，处处挂花灯。插花与岭南人的日常生活情境密不可分。而目前关于岭南插花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插花风格特征与技法等方面的探讨，鲜少将插花置于岭南花事生活情境的视野中进行研究。

“情境”一词在东方语境中脱胎于“境”的概念，是中国古典艺术创作的本质追求，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诗歌、词作、文学、绘画、园林等艺术门类。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1]。境强调的是人的情感与环境的物我合一，彼此交融。

关于境的讨论，王绍增先生提出，园林的本质是一种境域，这种境域是在保证优美视觉表现的同时，还要满足美好生活所需的实际生活境域，既有景可赏，又舒适宜人，同时包含文化意识和生活功能[2]。王绍增先生还系统阐述了对于境的理解，提出关于境的定义：境是围绕主体并与主体互动的有明显特性的多维空间，或曰，境是主体周围并与主体互动着的一切存在的总和。所谓互动，是指境可作用于主体，至少能被主体感知；反之，主体也可以对境施加影响或进行改造[3]。

本文引入王绍增先生关于境的讨论，将人的主观情感融入境，将“情境”概念理解为围绕主体并与主体产生互动的、有明显情感特性的多维空间。笔者尝试通过研究清代岭南地区外销画与文人绘画等图像中的插花活动，及由此带来的情感特性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探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英石叠山匠作体系及其技艺传承研究》（编号51908227）、华南农业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X202210564112）

讨岭南插花如何参与构建岭南人日常生活空间，并分析岭南插花在不同情境中所蕴含的岭南人的情感追求和价值观念。

1 清代图像中的岭南插花情境类型和特征

清代岭南图像主要包括外销画、文人绘画及清末之后的摄影作品，其画面上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常出现插花。其中，外销画多记录清代广州官宦富商居室插花装饰和市井室内陈设插花装饰。岭南地区文人画家则以当地特色花卉为题材，创作出具有岭南乡土特色的花卉绘画作品。清末之后留存的摄影作品则真实记录了插花与岭南人家居生活如影随形。本文选取《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粹》[4]、《王恒冯杰伉俪捐赠通草画》[5]、《晚清中国的光与影》[6]、《清代广州》[7]和《广州旧影》[8]等图册，以及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艺术博物馆等馆藏的岭南文人画作以及部分私人藏品中出现插花的图像，运用情境概念，根据空间功能以及人的活动情境类型与表达情感的不同，归纳出清代图像中的岭南插花常出现于居室生活、寺院供设、娱乐场所、市井生活、园林雅集5种情境。

1.1 居室生活情境插花兼采中西

在该情境下的插花常作为日常起居装饰，以其艳丽或清雅的风格，增强居室生活的情境氛围。主人在厅堂中招待宾客，或处理家庭事务、下棋、玩乐，都有不同风格的插花与场景相配，暗示厅堂的功能特性。文人厅堂插花以清简为主，展现文人隐逸高雅的生活情趣；官宦富商人家厅堂插花则展现华丽繁复，兼采中西的特点。

文人厅堂插花的花材清雅，一般是菊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之类，表达文人高雅的追求；造型自然朴素，追求植物线条的美感，陈设一般搭配置石或果盘。如《刘进士宅邸（一）》（图1）描绘了典型的文人宅邸前厅，以翘头案为中心，正中摆着一盆水仙花与山石组合盆景，水仙叶线条流畅自然，微微向山石倾斜。盆景左侧为插着孔雀翎的瓶花，寓意文雅，也体现官阶身份等级，右侧则仅陈设梨贡品果盘。整体厅堂呈现出文人雅致韵味与正厅空间的中正肃穆之感。

富商厅堂插花则更多地选用月季花*Rosa chinensis*、山茶*Camellia japonica*一类有富贵寓意的花材，陈设一般为日常果盘，展现岭南富商生活的奢侈，居室生活情境也体现出“西化”的特点。在晚清室内空间设计中，西方陈设物和界面装饰的应用，展现出了当时华人借助西方设计元素以行奢侈之风的设计风格[9]。在《通草水彩富人家居生活图》（图2）中，地面上二方排布的铺砖、墙面的踢脚线、气球等都体现出当时富商生活的“洋味儿”。桌上的插花整体呈现椭圆型，利用长枝的花材前后左右定出椭圆的轮廓，以繁茂的叶材填充其间空隙，形式趋向规则，明显受到西式插花的影响。

这一点在同时期的西方绘画中可以找到印证。18世纪的欧洲流行浮华绚丽的洛可可风格，如1778年的画作《玛丽·安托瓦内特》（图3）中的插花，利用花朵作为构图中的点，布局方式既有外圈的椭圆轮廓线，也有内圈的中轴线控制，以点、线成面的规则控制，将主花搭建起规则对称的布局骨架，再均匀对称地插入补花和衬叶。由此可见，晚清时期岭南地区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受中西文化交流影响，居室生活情境中的插花也体现出兼采中西的特点。

1.2 寺院供设情境插花注重形式

该情境下的插花通常庄严肃穆，体现对神灵信仰的敬畏，且因需而作，多为民间自发创作，以佛前清供为目的，多采用规则式，成对并左右对称摆放。为体现虔诚供奉，插花通常花量大而繁盛，所用花材讲究吉祥寓意，寄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望追求。

该情境下的插花主要有2种类型——果盘插花和瓶花清供。如在1858年《伦敦时事画报》刊登的海幢寺住持



图1《刘进士宅邸（一）》局部



图2《通草水彩富人家居生活图》

就任仪式的画面中（图4），插花规则讲究，体量大，供桌左右两端各有一尊瓶花，花材是花径较大的月季花和非洲菊*Gerbera jamesonii*，花觚作为花器，上面密密麻麻插着花朵，整体造型呈现椭圆状，花型紧凑。此外，长条桌案上还有果盘插花，3个香瓜堆放在根雕座上，呈尖塔形，体现出规则感。

1.3 娱乐场所情境插花调动感官

清代岭南的市民生活丰富，娱乐场所主要有烟馆、妓院、茶楼以及具有沿海特色的花船等。这一类场所属于消费场所，为配合浓厚的娱乐情境，其陈设布置较为奢华，以营造出花香、美人香香气扑鼻的场所体验。鲜艳美丽的花朵在奢靡的消费娱乐情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既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又刺激了顾客的嗅觉感官。

娱乐场所情境下的插花以月季、兰花*Cymbidium* spp.较为常见，花量大，鲜艳美丽。如外销画《妓院与烟客》的画面右侧桌上摆一瓶花，长颈圆底的花瓶上插满月季鲜花，使得整个情境的世俗娱乐氛围更为热烈。在烟馆的画作中常见月季、兰花、牡丹*Paeonia* × *suffruticosa*等瓶插摆在床头，是由于烟馆的烟味浓重，花香能够减淡烟味，净化空气。同时插花形式多样，不止是瓶花，还常常用盘花的形式，直接将鲜花置于碟子中。清代画家苏六朋《戒烟图册》(图5）中一名男子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另外一人正坐在床边用衣袖掩鼻，一旁的根雕花几上是瓶插的珊瑚枝和一个花碟，碟子中有一朵硕大的牡丹和零星的石榴*Punica granatum*花，体现了华丽艳俗特点。

1.4 市井生活情境插花应时应事

岭南地区市井生活情境下的插花多是结合当时的民俗活动所表达的情感氛围而创作，根据创作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遵循气候时令，根据岭南植物花期进行创作，即应时而作；另一类则根据民俗活动或重要事件场合而进行创作，为应事而作。

1.4.1 应时而作

岭南四季有花，时令插花比其他地区更为丰富，其中在元旦、花朝、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等节气尤为丰富。各个时节插花花材应季变化，形式各有不同。参考居廉的画作和外销画册，总结出清代岭南时令插花的代表性花材（图6）。

清代画家居廉的《岁朝图》(广州艺术博物馆藏）创作于1860年元旦，画中造型奇特的花盆插满各式鲜花，有牡丹、水仙、玉兰*Yulania denudata*等应季花材，这些花材都带有美好的寓意，寄托着百姓的希望。竹篮里盛满应节食材，有白菜*Brassica rapa* var. *glabra*和老鸭，一旁还有柿*Diospyros kaki*、灵芝*Ganoderma lucidum*和柏木*Cupressus funebris*叶作为搭配，充分体现了岭南的乡土特色。应时而作的插花形式多样，表现岭南人顺应天时、利用自然规律创设美好生活情境的智慧。

1.4.2 特殊庆典插花

在外销画图像中常见各种民俗庆典场景，如官员省亲、子女满月、婚丧嫁娶等，均有出现插花的身影。这些民俗活动中的插花花材选择有着不同的禁忌和规矩。



图3《玛丽·安托瓦内特》(局部)



图4 英国《伦敦时事画报》1858年12月11日刊登海幢寺住持就任仪式



图5 清代苏六朋《戒烟图册》

在办喜事时，花的颜色以红、黄为主，以示幸福吉祥，如《通草水彩婚俗图》(图7)；在办丧事时，则以白色花卉为主，烘托悲伤的氛围。另外，红豆杉（扁柏）*Taxus wallichiana* var. *chinensis*、黄皮*Clausena lansium*叶、柚*Citrus maxima*叶用于喜事中，具有驱邪纳福的作用，而竹Bambusoideae则是用于丧事中“担幡买水①”仪式[10]。

1.5 园林雅集情境插花讲求高雅

园林雅集是岭南文人雅士花事活动的主要情境，点茶、焚香、插花、挂画是传统文人雅士雅集的主要活动。园林雅集的插花总体风格以清简为主，相比于其他情境插花，体现出文人崇尚高雅的文雅追求。该情境下的插花多以瓶插为主，形制简朴，但是讲究陈设搭配，花材以梅*Armeniaca mume*花、竹子等具有高雅意象的植物为主，姿态潇洒自如。苏六朋的《梅花雅集图》中再现了文人以梅花会友，一起欣赏梅花，吟诗作对的雅集场景。画面中出现了许多瓶插的梅花，清新自然，不拘形制，体现文人尚雅的特点。

2 岭南插花情境的建构

岭南插花艺术既是时空的艺术，也是人与插花及所处环境空间互动的艺术，更是地域文化与生活的投射。根据王绍增先生的理论，情境作为围绕主体并与主体产生互动的、有明显情感特性的多维空间，是人在这种空间内部对其的感受，是感觉和知觉的综合。这种多维空间主要由几何维度、时间维度、理化维度、生态维度、感觉维度、感情维度、思想维度、文化维度等维度构成[4]。

岭南插花情境由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感觉维度、感情维度与文化维度构成（图8）。从时间维度来说，包括插花的时令和环境的季相、气候变化；空间维度主要包括插花本身的构图形式，也包括其与所处建筑的装饰风格、陈设形式的空间关系；感觉维度包括插花的形色味和周边环境的色彩、温度、气味等；感情维度包括插花的情态特征和人物活动的心理、情境氛围；文化维度则是插花的文化寓意和蕴藏在插花情境营造背后的岭南地域文化。各维度之间共同建构出人与时空复合交融的岭南插花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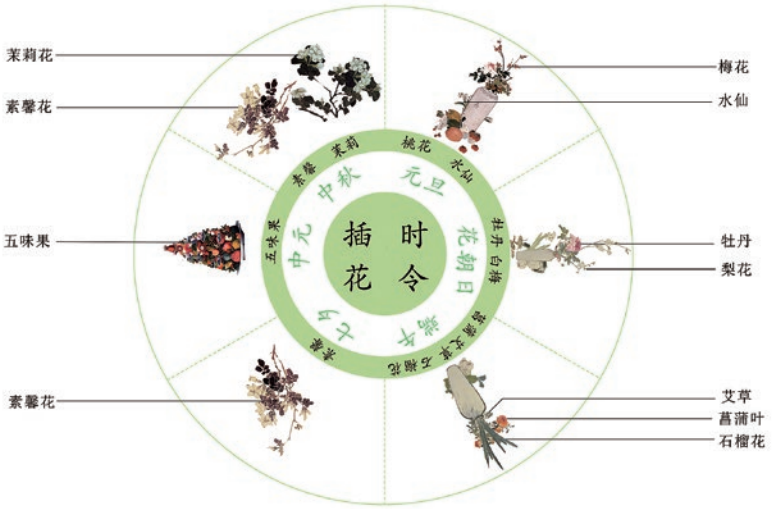


图6 清代岭南时令插花代表性季节花材



图7 《通草水彩婚俗图》

清代图像中的岭南插花情境类型丰富多样，不同情境下的插花各有特色，是清代岭南生活的见证。从空间上，情境存在的基础是物质性境域，即实体插花作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插花展现情境风格。在时间上，时令的变化则赋予了物质境域动态的变化，关联情境建构，使情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实现交融。情境为人的身心

①所谓的“买水”，是指大殓之日，孝子手执一鉢沿街痛哭，行至有埠头的地方即拿小钱扔入河中，然后用鉢装水，回家为父亲抹身。担幡则指出殡当日孝子手执一棍，棍端绑有白色布条随风飞扬，谓之“幡”，告知丧事之用；一谓由死者的长子嫡孙提着，代表引领亡灵，所以又叫“引魂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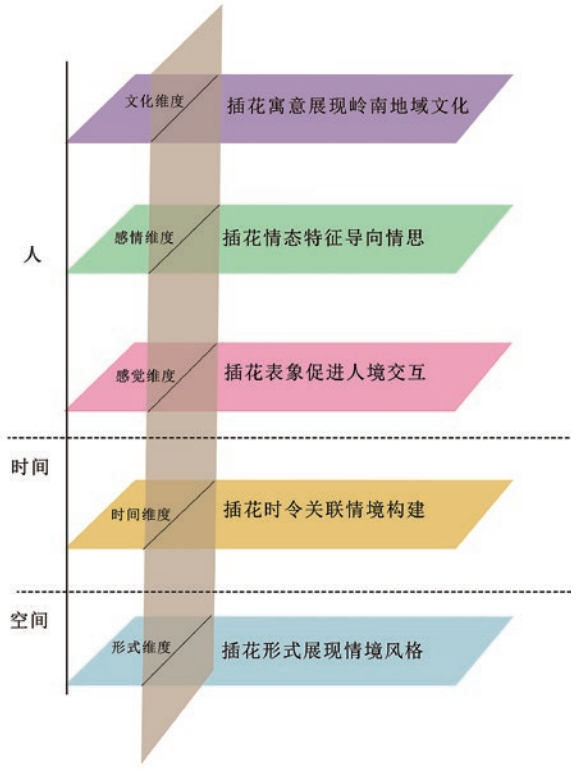


图8 清代岭南插花情境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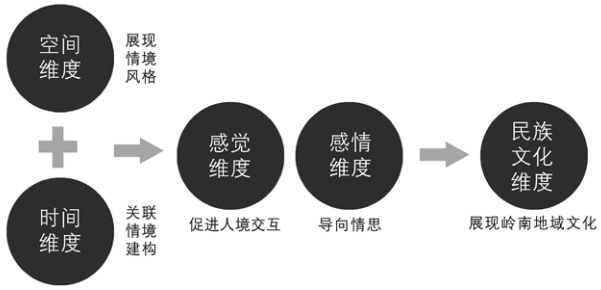


图 9 岭南插花情境建构关系

体验提供条件，表现为在感觉维度上，插花的表象特征配合周围的色彩、温度、气味要素，刺激人的感官，促进人与情境的交互，触景生情，激发人的情感，从而导向情思。而当插花深入融合到岭南地域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时，岭南插花文化也自然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图9）。

3 结语

清代岭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花卉产业的繁荣，从而使插花深度融入到岭南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展现出岭南地域特色。

总体来说，清代岭南插花情境丰富多样，整体呈现出世俗化趋势。岭南人将插花运用到居室空间、寺院供设、市井生活、娱乐场所与园林生活等不同生活情境之中，不仅是一种文人雅致的追求，更多地反映普罗大众世俗生活的价值趋向。插花的花材搭配讲究“好意头”，插花构图不拘泥于传统形制，活泼自然。插花风格兼采中西，反映当时岭南开放融通、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插花就地取材，应时而作，应事而作，体现岭南独特的物候变化特点，具有兼容性、务实性和创新性等地域文化特点。

注：图1来自参考文献[4]；图2、7来自参考文献[5]；图3来自凡尔赛宫官网 http://collections.chateauversailles.fr/#a784850d-666d-4522-8f95-6b1b05c7a2ca；图4 来自 https://www.gzdaily.cn/site2/pad/content/2021-05/12/content_1561656.html；图5来自香港艺术馆官网 https://mcms.lcsd.gov.hk/Search/search/enquire?&request_locale=zh_HK；其余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 王国维经典作品集[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8.
[2] 王绍增. 关于中国风景园林的地位、属性与理论研究[J]. 中国园林，2014，30（5）：15-22.
[3] 王绍增. 论“境学”与“营境学”[J]. 中国园林，2015，31（3）：42-45.
[4] 王次澄，吴芳思，宋家钰，等.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萃 第3卷[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5] 广州市荔湾区艺术档案局，十三行博物馆. 王恒冯杰伉俪捐赠通草画[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6] 杜德维. 晚清中国的光与影[M]. 李亚飞，译.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7] 李国荣，林伟森. 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8] 李穗梅. 广州旧影 中英日文本 摄影集[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9] 范昊. 晚清画报中的西方设计探源[D]. 济南：齐鲁工业大学，2020.
[10] 方英，柳超球. 芳村花卉民俗调查[J]. 民俗研究，1998（1）：47-50.

作者简介：
林锦慧/1999年生/女/广东汕头人/本科/广州市荔湾区市政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广州 510370）/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传统技艺与口述历史

袁晓文/2002年生/女/广东东莞人/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州510642）/在读本科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传统技艺与口述历史

梁泳茵/2000年生/女/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州 510642）/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传统技艺与口述历史